

由檀健次和金世佳等主演的犯罪悬疑剧《猎罪图鉴2》昨日收官。该剧自热播以来斩获全网热搜4082个,微博主话题阅读量破23.7亿,抖音平台主话题词播放量达86亿,还获得了人民网评、光明日报、央视网文娱等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。

檀健次依然记得时隔3年再次“遇见”沈翊的心情:有些兴奋,又有点紧张。他向记者形容《猎罪图鉴2》开拍前的状态:“就像许久未见的朋友,既亲切又熟悉,还带着一点羞涩和忐忑,生怕自己哪句话说错。毕竟我在这期间经历了很多事,他在他的

故事里也有了更多变化。”

的确,沈翊一角对檀健次而言意义非凡。2022年,刑侦探案剧《猎罪图鉴》播出,在一个个反转案件中,天才画像师沈翊清冷却温暖的形象“圈粉”无数。檀健次也因此开启了新的事业版图:《被我弄丢的

你》《长相思》《四方馆》……现实主义、仙侠古装、轻松喜剧,他的作品与角色越发多元丰富,对表演的理解也更加深入。“我总有个概念,如果一个角色是一拍脑袋就能演出来的,那一定是很常规、模式化、套路化的东西。我不希望自己做的是那样的事。”

1

“找到点燃我的乐趣”

天秤座的檀健次是个纠结的人,尤其是在面对《猎罪图鉴2》时。首先,他要保证自己还是沈翊。第一场戏拍完,檀健次就不断和身边人确认:“我还像这个人吗?”大家打趣回答他:“像啊,甚至感觉比原来还年轻了。”

但是,他又不想只是纯粹地还原沈翊。“我其实带着很强的目的性,一定要把这个角色演得更加丰满。”在檀健次看来,诠释沈翊的过程如同栽培一棵树。第一部时,他的任务是让角色的种子发芽、成形:能“三岁画老、以骨画人”的绘画奇才成为刑侦画像师,不断在棘手案件中勾勒出关键线索;他细腻又细腻,总能以强大的共情力抚慰弱者的伤痛;他也背负着沉重的过往,在与搭档杜城的合作中渐渐解开心结……3年前,檀健次成功演绎了沈翊的隐忍和温度。

3年后,檀健次则试图为这个角色“修剪”出更多面向。“第一部主要是在描写他的业务能力和技巧,第二部重点展现了他探索人性的过程,以及预防犯罪的尝试。”在这个过程中,沈翊也经历着内心的挣扎:身为刑警,他应当理性、客观;但作为艺术家,他又充满感性,渴望释放艺术人格。

正因为这份矛盾和敏感,沈翊在一次次破案后总会被更深的压抑包围。“但他又是一个非常擅长伪装的人,表面上云淡风轻,内心却非常压抑。”檀健次说:“这也是表演中很有挑战的地方,要通过一些细节让大家知道他被黑暗笼罩,但又不能让整个人看起来很阴郁。”失眠时的眼神、不听使唤的双手、台词语调的突转,这些细节的设计不动声色地丰富了新的沈翊。

采访开始前,檀健次看到手边有纸笔,忍不住就拿出来画了两笔——这是沈翊留在他身体里的习惯。早在第一部的时候,檀健次就开始学画,学习画家的握笔动作和神态。剧组专门请来一名画家,从开机到杀青,对每场绘画戏严格把关。几个月下来,檀健次笑称自己的绘画水平从负5分成长为5分:“这当然是比较外化的东西,更重要的是,沈翊身上很多观念、思想也在影响着我,他勇于突破边界,内心善良纯真,对他人有很强的共情能力,都是我想从他身上学习的优点。”

在《猎罪图鉴2》的预告片中,第一句台词就点明了沈翊遇到的瓶颈:“当你的职业和探索产生冲突,怎么选?”这是剧中沈翊人物冲突的集中体现,也是他成长蜕变的必经之路。“如果你本人碰到这个问题,会怎么选?”记者问。

“我可能会更‘圆滑’一点吧。”檀健次说:“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可能碰到这样的冲突。比如我演一些可能离我很远的角色时,大家会觉得适配度不是那么高,也会有质疑的声音。但我愿意去探索,去突破,做一些边缘性的测试。职业生涯里,我需要找到一些能够刺激我、点燃我的乐趣,不停地去感受。”

檀健次,越过“临界点”



3

万变不离其宗:真诚

笨鸟先飞,成为檀健次最朴素的职业哲学。哪怕一些功夫在外人看来只是不合时宜的努力。他说自己并没有所谓的表演方法论,万变不离其宗的便是真诚:“首先是真诚,然后要足够松弛,在此基础上对角色理解更多一点,表达的细节再多一些,传递出来的东西也就会多一些了。”

练舞的时候,一遍遍重复动作,直到突破“临界点”;表演之时,不断翻阅剧本、模拟状态、设计细节,直到自己真正成为角色。这种“体验派”的做法往往具有长尾效应,檀健次经常会无意识地带着某个角色的影子走很久。“一些角色可能演完很长时间,提都不能提,提到就会感动于故事里的人和事,就会想流泪。”拍完《长相思》,檀健次专门向剧组借了相柳的服装,特意给角色拍摄了海报和番外剧场,希望可以帮助角色的生命在剧外得到延伸。

去年夏天,《长相思》在播出后爆火,檀健次戏中深情、流泪的截图广泛流传于社交媒体中,他在感动之余却又多了一份反思:“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对喜剧更熟悉,反倒是演这种隐忍的角色时经常需要仔细琢磨。可现在大家好像都觉得我和那些意难平的人物更贴合。”

过去两三年,檀健次大部分工作经历都在表演上,今年终于重拾歌手身份,举办了个人首次巡演,他说:“感觉就像换血一样。”他的演唱会巡回5站,每一站都有不同的设计和改编。每一次,檀健次站在升降台下,戴着耳返,四周呐喊均被隔绝。他看到摄像机扫过万人举灯、挥手的无声画面,被震撼得难以名状:“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跋山涉水来看你,那个画面会在心里留存很久很久。”

从后台到舞台的距离不过几分钟,但对檀健次而言像走了很久:13岁离开广西老家来到北京,经历漫长的学舞、训练、转型,最终实现了儿时站在聚光灯下的梦。“虽然三十而立,但我总觉得自己内心还是挺少年的。”他说。

那份简单的冲劲和少年心,终于在此时此刻得到了掌声。

转自人民文娱 作者余驰疆

2

“比别人笨,那就得多下功夫”

《猎罪图鉴》是檀健次第一部主角剧,也是为他彻底打开事业局面的作品。此后两年多,檀健次共有7部影视作品上映,《长相思》里的相柳一角更将其人气推至新高度。

而在《猎罪图鉴》之前,与檀健次经常相伴出现的一个词叫做“蛰伏”。连他自己都在采访时自我调侃:“别说蛰伏了,就说我是个在等待的艺人就完了。”

他等待的时间确实够长。7岁练习拉丁,少年时期拿下多个舞蹈比赛冠军;17岁第一次演电影,10多年间经历了几次本可被大家看到的机遇,终于在32岁时柳暗花明。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机遇像少年学舞时老师常对他说的“临界点”:当动作在无数次训练后仍难以突破,恰恰证明舞者来到了最重要的阶段。

采访中,当记者请檀健次为生活与工作之中的自己“画像”时,他的答案言简意赅。生活里的他,随性、安静,“常常不知道自己第二天要飞去哪里”;工作中的他,喜欢循序渐进,“要先做一件事,再做下一件,保证每一件事都能做好”。

出道于唱片时代尾声的檀健次,身上依然保留着“老艺人”的特征,比如必须“准备好再上场”的原则。他第一次演电影,是在电影《秘岸》中,每天在重庆街头观察人群,揣着5块钱逛上一天,进入角色全靠本能;后来他被唱片公司看中,从2万人中被选中成

为唱跳歌手,“每天想的就是要做到某个动作”,在学校立脚尖最多只能转3圈,到了公司咬着牙把纪录刷新到了5圈;等到2016年,在《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》和《虎啸龙吟》中饰演司马昭时,“整宿整宿睡不着”,只为了研究角色该如何出彩。

在《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》剧组,面对一群老戏骨,檀健次生怕拖后腿,提前两个月进组,每天搬个小椅子看前辈们演戏。剧中,司马懿的“鹰视狼顾”震慑人心,檀健次心想:我是司马昭,最像司马懿的儿子,是不是也能留下一点相似片段?

“我觉得司马昭主要是阴,所以我把它理解为‘阴’视狼顾。”下戏回到酒店,檀健次每天对着镜子练习眼神和动作,直到一天导演问他:“你是不是练了很久?给你个表现的机会。”于是,檀健次为自己赢得了值得纪念的回眸场面。

2018年,檀健次参加综艺《我就是演员》。彩排时,他对角色的表演动机产生疑问,硬生生研究到深夜:“我觉得自己比别人笨,那就得多下功夫”。后来,节目导师徐峥看完他的表演评价:“我终于看到一个演得这么好的‘小鲜肉’了,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叫偶像,他在表演当中是真情地投入进去了,我觉得他会发光。”

事实上,当时28岁的檀健次早已过了娱乐圈“小鲜肉”的年纪,他只是在一次次等待、一回回“临界点”中坚持着,最终迎来被看见的时刻。